



2008 ZUISHIHEZHONGXUESHENG
YUEDUSUIBINIANXUAN

2008

最适合中学生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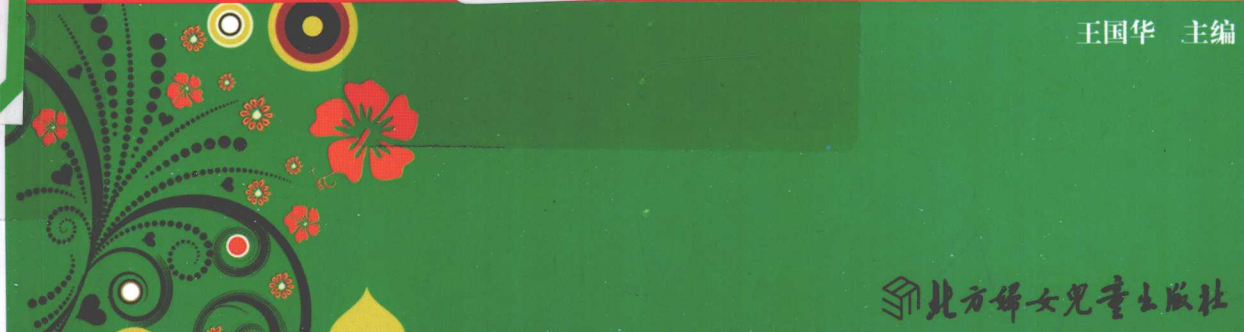


YZL10890128239

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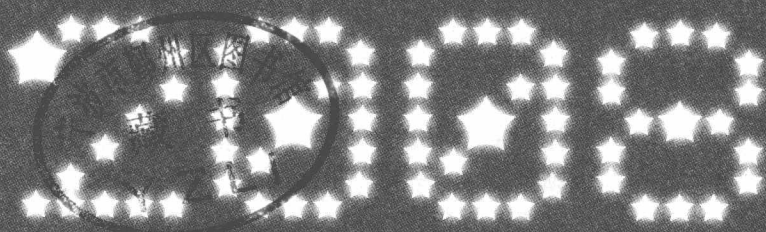
年选

王国华 主编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8 ZUISHIHEZHONGXUESHENG
YUEDUSUIBINIANXUAN



最适合中学生阅读

随笔

年选



王国华 主编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8 随笔年选/王国华主编. —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8. 12
(最适合中学生阅读 2008 年度选本)
ISBN 978 - 7 - 5385 - 3682 - 9

I. 2… II. 王…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2649 号

2008 随笔年选

策 划	李文学 刘 刚
主 编	王国华
责任编辑	于德北 王天明 熊晓君 张晓峰
装帧设计	李岩冰 张 洋
内文插图	赵 恒 董晓丽 张红旭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130021)
印 刷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4. 5
字 数	23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85 - 3682 - 9
定 价	19. 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录 CONTENTS

寄信的男孩

- | | |
|-------------------------|-----|
| □ 寄信的男孩 ::: 毕亮 | 003 |
| □ 在乐都大街上泪流满面 ::: 马国福 | 006 |
| □ 车来车往的父亲 ::: 周伟 | 014 |
| □ 堂妹出走 ::: 刘恒菊 | 021 |
| □ 半粒枣 ::: 刘恒菊 | 023 |
| □ 母亲的玉手镯 ::: 杨明志 | 026 |
| □ 总有一个人让你在清明流泪 ::: 李红涛 | 028 |
| □ 临终话语 ::: 颜桂海 | 030 |
| □ 女孩在废墟下读书让守望更坚忍 ::: 陈纸 | 031 |
| □ 等待一双脚为我停留 ::: 蔡成 | 034 |
| □ 图上的故乡 ::: 张锐强 | 036 |
| □ 广岛母亲 ::: 陈志宏 | 040 |

温暖而洁白的棉花

- | | |
|--------------------|-----|
| □ 温暖而洁白的棉花 ::: 曾纪鑫 | 045 |
|--------------------|-----|





2008 随笔年选 << 2

□ 带雪回家 ::: 纪清渊	047
□ 火车(外二篇) ::: 黄孝阳	049
□ 我看到你青春的碎片(外一篇) ::: 王威廉	055
□ 歌谣 ::: 陈洪金	059
□ 流的水·涸的河 ::: 周海亮	061
□ 童话遭遇 ::: 王月鹏	065
□ 怀念一棵树 ::: 正雨	069
□ 守望的方向 ::: 马卡丹	072
□ 倾听红豆杉 ::: 马卡丹	075
□ 云南笔记 ::: 黑丰	077
□ 和小小说本身无关的故事 ::: 于德北	081



我们吓坏了自己

□ 在暴风雨中 ::: 曾纪鑫	085
□ 我们吓坏了自己 ::: 周海亮	087
□ 递减 ::: 陶瓷了	089
□ 生长痛 ::: 石华鹏	092
□ 文字的失忆 ::: 杨红筑	095
□ 死亡是我们的老师 ::: 石华鹏	098
□ 反观自己 ::: 许生德	102
□ 读手 ::: 熊正红	103
□ 疯子是最痛苦的人 ::: 王国华	107
□ 青草远道 ::: 蔡成	109
□ 风吹老了什么 ::: 马国福	112

历史的背面

□ 大梦谁先觉 ::: 伍立杨	117
□ “叶公好龙”和叶公治水 ::: 李荣欣	122
□ 读书散札 ::: 葛筱强	126
□ 书籍何罪 ::: 李伟明	131
□ 历史的背面 ::: 仲利民	134
□ 追风阅读三十年 ::: 介子平	136
□ 饱受委屈的靳辅 ::: 吴武洲	139
□ 自由撰稿人唐伯虎 ::: 王清铭	142
□ 暮谒芙蓉楼 ::: 刘诚龙	146
□ 鲁迅的十七岁 ::: 周语	150

风景都在路上

□ 一个客家乡村的零散记忆 ::: 练建安	155
□ 台湾海峡蓝波涛上的孤岛 ::: 何况	160
□ 走进月亮湖 ::: 唐宝洪	166
□ 一个人的赣江 ::: 李晓君	169
□ 大明湖畔铁公祠 ::: 易水寒	175
□ 玉湖神韵 ::: 贺柏武	177
□ 橘子洲黄鸭叫 ::: 巴陵	180
□ 端州访砚 ::: 田成林	1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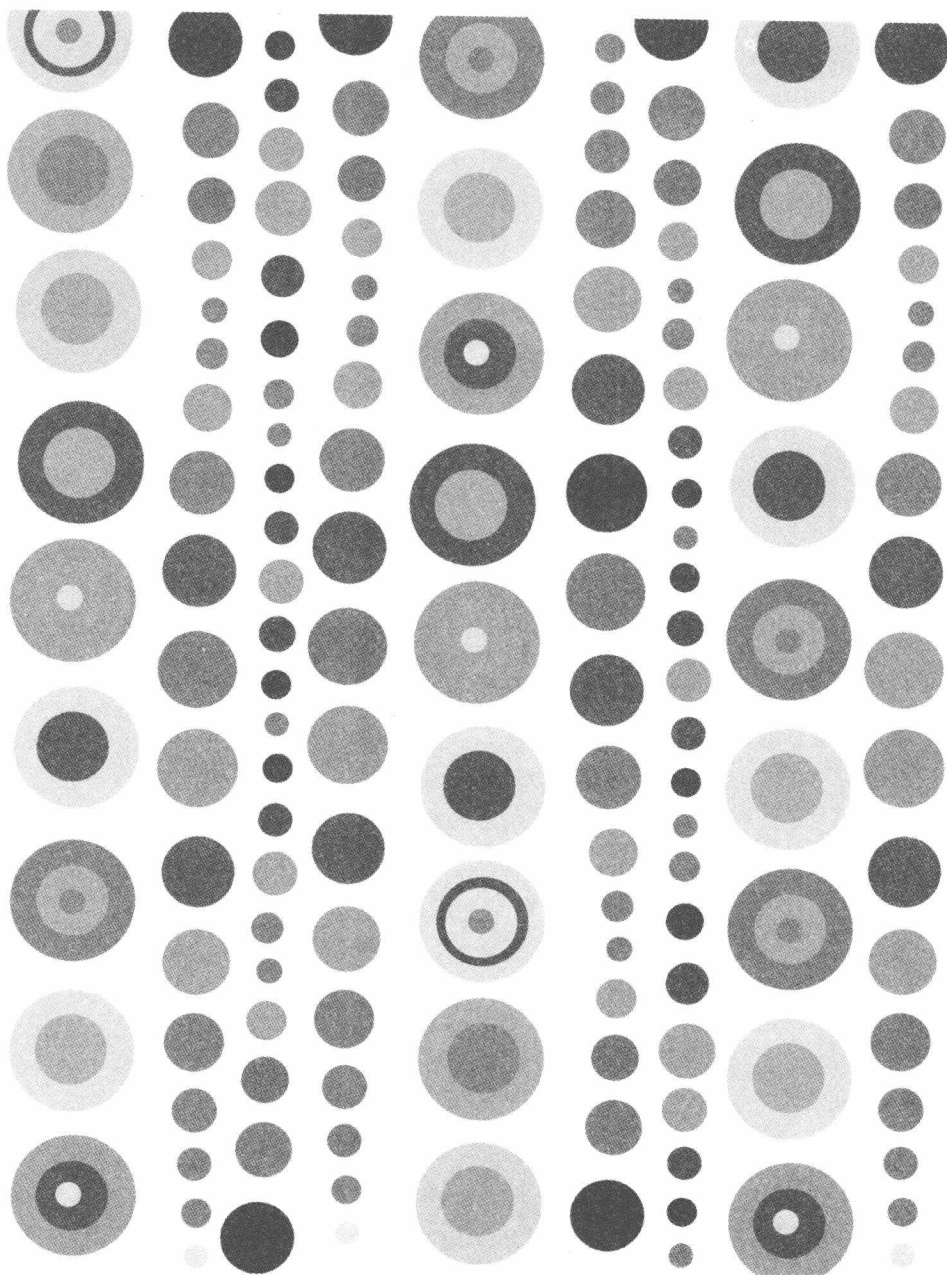


在美丽人间行走

- | | |
|----------------------|-----|
| □ 水车转动的年轮 ::: 吴佳骏 | 189 |
| □ 火车,潘大林 ::: 朱山坡 | 193 |
| □ 父亲的左手走向穷途末路 ::: 蔡成 | 198 |
| □ 幼时风物 ::: 唐棣 | 201 |
| □ 在美丽人间行走 ::: 雪小禅 | 205 |
| □ 给树修剪毛发的人 ::: 尚建荣 | 208 |
| □ 石匠的黄昏 ::: 青海马 | 212 |
| □ 蔬菜二题 ::: 马浩 | 216 |
| □ 月亮有耳(外二篇) ::: 牧笛 | 219 |
| □ 十六岁,开始远行 ::: 吴昕孺 | 223 |



>> 寄信的男孩



>>寄信的男孩

毕亮>文

邮电所的同事马虎出了事。他高度近视,戴的眼镜镜片比啤酒瓶底儿还厚。那一次起大雾,他骑自行车去园艺场送信,镜片给雾蒙住,结果自行车撞到路边的电线杆,他连人带车跌进渠道沟里,摔得鼻青脸肿,左腿还骨折了。

倒了血霉的马虎躺在卫生院的病床上“哼哼唧唧”,他鼓胀着通红的眼睛望着我,眼睛瞪得牛大。他说,谢天,这段时间送信的差事就拜托你了!我说,马虎,放心,你安心养伤!就在我要离开时,马虎突然喊住我。他想起了什么事情。他摸着后脑勺,交代我去他出事的渠道沟那里查一查,他记起来他掉了几封信,在那草丛里。马虎慎重地说,谢天,你一定要把信寻回来,交到收信人手里!我扭过头说,马虎,你放一千个一万个心,我保管把信找到送到!

我的话音一落,天上连着打了三个炸雷。走出卫生院的门,天下起暴雨。本来我是想去寻信的,可大雨挡住我的行程。站在张二毛的小吃店避雨,眼前的雨落成无数条线。等雨停了,天边挂起一道彩虹。下了雨,乡间的小路不好走,我嫌麻烦就没去寻信,而是直接回了屋。

两天后,十点多钟十一点不到,当时我正清理从安乡县城发到官当镇的信件。一位男孩徘徊在柜台外面。我留意了他。男孩犹豫老半天,凑过来说,请问有赵达的信吗?我问他赵达是哪里的?他说,我叫赵达,是园艺场的。

择出园艺场的那叠信,我一封一封扫了个遍,总共八封,但没有赵达的信。我摆着脑壳说,只有张达的信,没有赵达的信。男孩似乎不相信,他说,您再帮忙清一遍,我爸在东莞打工,都满三年了,他每隔半个月就寄一封信到



屋的,这回都过了两三天了,信还没到!

不耐烦地瞟了眼男孩,我将那叠信丢在柜台前,我说,你自己找,看有没有!男孩仔细地看信封上的收信人,择了半天,他失望地将那叠信还给我。他盯着桌上堆的另外一些信件,眉头紧蹙,他吞吞吐吐地说,那些信,您能再清一遍吗,说不定我的信在那里头!我懒得再理男孩,自顾忙手头的事情。男孩站在那不动,沉默着不讲话,像一棵小树竖在那里。我上了一趟厕所回来,男孩还站在那里,他不死心。我指着那堆分好的信件说,这是胡家村的,这是兴隆村的,这是木安村的……我把官当镇下面的村子逐个点了一遍,嘴巴讲干了,男孩还是不走,他说,您能不能让我自己找一下,我不会弄乱的,择完我再原封不动码好!男孩用乞求的眼神盯着我看,眼泪都快掉出来了。

我把各个村的信一摞一摞递给男孩。他小心翼翼地埋头清点那些信件。清完后,他抬起头,满脸泪水。他像是跟我说,又像是跟自己说,我爸还没写信回来,他在建筑工地做泥瓦匠,该不是出了什么事吧!他继续自言自语,原先跟我爸一起出去打工隔壁的李卫国,就是在建筑工地摔死的!男孩担心他在南方打工的父亲,他边哭边用手心抹脸上的眼泪。男孩依然不死心,他又择了一次那些信。择到后来,男孩的双手哆嗦起来。跟前一次的结果一样,还是找不到他的信。男孩满脸失望的表情。他含着泪把那些信按先前的码好,一叠一叠递还给我。男孩一瘸一拐走了,我这才留意到他是个瘸子。望着他离开时忧伤的背影,我突然想起马虎交代的事情。那次马虎丢的几封信,里面会不会有男孩赵达的信。我赶紧骑车去园艺场,蹬车蹬得浑身是汗。到了马虎出事的渠道沟那里,我将自行车支到一边,寻找那些信,除了杂草,我什么也没看见。该做的我都做了,七上八下的心总算平静下来。

第二天,男孩再次来到邮电所,他先是问我有没有园艺场赵达的信。我摇着手说,没有。他又朝我购买了一套寄平信的信封、邮票。拿到信封邮票,男孩从裤兜掏出信纸,折叠好装进信封。在信封上写寄信地址时,他嘴里絮絮叨叨的,边念边写。写好后,他又认真地对了一遍。然后,男孩走到邮电所门口,将信投进邮筒。在投之前,男孩担心写错地址,他再次确认了一遍寄信

地址。

第三天,男孩又来了邮电所,他忧心忡忡地问我他的信到了没。我说,没有!男孩落寞地站在那里自言自语,婆婆都急了,天天盼爸爸的信!

第四天第五天,男孩每天都来打听他的信,我的答案依然跟前几天一样。男孩继续自言自语,婆婆盼着爸爸回信,泪水都急出来了。

那天我去园艺场送信,路过男孩屋门口,他看到了我。我骑车往前走,他在自行车后面追我。骑了四五十米远,我才发现男孩在后面,他一瘸一拐气喘吁吁朝我跑来。我以为男孩要问信的事,我说,没你的信!我心里有些不安,因为之前我没听马虎的交代,及时把信找回来。

犹豫着,男孩说,我想请您帮个忙!我说,什么忙,你说!男孩说,您能不能帮我扯个谎!我说,扯什么谎?男孩说,您能不能返回去,去我家门口,在门口喊我收信,我瞎了的婆婆晓得爸爸的信寄回来了,她就不会担心爸爸,就不会流眼泪了。

依男孩的要求,我往回走。男孩先跑回了家。走到他屋门口时,他的瞎眼婆婆杵着拐棍坐在屋门口的木椅子上。我清好嗓子,故意大声喊,赵达在吗,有你的信!

男孩从堂屋里冲出来,他从裤兜掏出事先准备好的信封,走到我面前,然后又转身走回去。他朝婆婆大声嚷,婆婆,爸爸回的信到屋了!他婆婆阴郁的脸立马灿烂起来。

我站在原地没动。男孩走到他婆婆面前,拆开信封,掏出信纸展开。我发现那是一张空白的材料纸,上面没有字迹。男孩站在他婆婆面前,声情并茂地朗读事先装在心里的那封“假信”……读到后面,男孩哽咽起来。

男孩带着哭腔稚嫩的声音像钉锤一般敲打着我心安、后悔的心。



<< 阅读启示

<< 对自己的工作一丝不苟,才能让爱心落到实处。



>>在乐都大街上泪流满面

马国福>文

—

一个对故乡怀有敦厚朴素情感的人，无论他离开故乡多久，心中始终装着一个罗盘，这罗盘蕴藏着他命运的风水，始终是他今生终极情感的方向和源泉。

前不久，我请了探亲假，从两千公里远的南方回到远在青海高原的老家探亲。我先回到父母亲县城的家休息了一天，当天晚上打电话给在乡下的哥哥，我让他到县城来喝酒，他说，晚上编蒜要到十二点，家里忙得走不开。他让我第二天到老家来。

那些天正是故乡一年当中最忙的时候。家家户户忙着挖蒜、编蒜、卖蒜，蒜编完了紧接着就要割麦、收割油菜籽儿，然后是脱麦子。

第二天我和父母亲一起到了老家。

三年没有和哥哥见面了，院子里阳光毒辣辣地泻了下来，哥哥和嫂子正在院子里编蒜，上小学二年级的侄子也没有闲着，围在哥哥身边给他挑拣大一点儿的蒜头，让哥哥编成大蒜辫子。哥哥身上早已被汗湿透了，他的头发乱蓬蓬的，沾满了枯黄的蒜梗子、蒜皮。脸越发的黑瘦，身上全是泥土。身旁的茶杯里也飘着几片干蒜皮。

哥哥见了我，立即起身，过来和我拥抱，当他即将抱住我的时候，他看了看我干净的衣服，突然后退了两步，又停止了拥抱的动作。然后走到离我远一点儿的的地方，抖了抖身上的尘土和蒜皮，他才走过来，把拥抱的姿势改成

握手。当他握住我的手的时候，我一把抱住了他，哥哥推了我一把，说：“兄弟，我身上脏，会弄脏你的衣服。”

我紧紧地抱住了他说：“哥，别这样，我是你兄弟。”

尽管我是弟弟，但是南方滋润的生活已经把我养得又胖又高又白。我整整高出了哥哥两头。我抱住哥哥，他拍着我的后背说：你终于回家了，我们经常做梦梦见你。

我说：“我也经常梦见你们。”

哥哥眼里噙满了泪水，我也泪上心头。

嫂子和侄子看着我们，低下了头。嫂子进屋给我倒了茶，当她把茶放在我身边的时候，突然说：“这粗茶你喝不惯吧？我重新给你倒杯放白糖的茉莉花茶。”我说：“不用了，我好几年没有喝苻茶了，我喜欢苻茶的味道。”

我帮着哥哥编蒜。问他今年的收成。哥哥说：“兄弟，蒜价一年不如一年，今年的两亩蒜种亏了，一亩蒜施肥一袋二铵二百六十块，一袋尿素一百八十块，农药四十多块，水费二十多块，加起来五百多块，而今年一亩蒜顶多卖一千块，这一千块还不包括蒜种的钱、人工钱。挖蒜的时候，如果雇人挖，一天要开三十块的工钱。如果雇人，更不合算。不雇人，蒜长在地里就会脱成蒜粒，不好编成辫子卖了。仔细一算账，今年忙活了大半年，蒜真的是白种了。现在我家编了三百辫蒜，一辫四十头的大蒜卖不了二元五角，算下来确实是亏了。还是你工作好啊。”说完，哥哥看着我，打量我的衣服、裤子、皮带。他问：“你这件衬衫多少钱？”

我说：“不贵，三百多块钱。”他又问我时尚的皮带多少钱，我说：“问这干吗？也就二百多块钱。”

他有点不解说：“天呐！你一身的衣服就是我一年种蒜的所得啊！还是兄弟你命好！”

几年没有干农活了，干起农活时竟有些生疏。我编一辫蒜，同样的时间哥哥能编两辫。他看我迟缓的样子，不让我编蒜，一个劲地劝我到树荫下歇着。我说：没事的，让我也重温一下自己上学时所感受的那份苦。



蒜有很强的腐蚀性,我看到哥哥的大拇指和食指已经结了茧,指关节已被蒜腐蚀烂了,裂开了一道道口子。快到中午的时候,我才编了不到八瓣蒜,手已经很疼了。哥哥看出了我难受的样子,一把夺过我手中的蒜,大声说:你不经常干活,干这活,手吃不消,我们自己编,你歇着吧!你不要编,和我聊聊天就行了。

他问我的工作,问我的生活,问我所居住的城市,问我稿子发表的情况和稿费收入。我给他述说我南方的生活和工作。当他听到我的一篇一千五百多字的拿过近二千元的稿费时,以极其惊讶的口气说:“太不可思议了,一篇巴掌大的文章,竟然能拿这么多的稿费,你一年发表五篇这样的文章,差不多是我们全家两年的净收入啊。哎,还是有文化好啊。你看,没有文化,像我这样,一年到头就是屁股朝天,吃苦的命。吃不好,穿不好,我和你过的日子,简直是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天上,无法比啊!”

吃了午饭,我急于想去故乡新修的公路、双轨铁路,还有小时候经常玩耍的树林去玩(说实话,我也对编蒜这样的农活没有耐心了),我对哥哥说:“不好意思,我去转转,我给你一百元钱,你雇两个人,开些工钱,帮你编蒜,就算是我编的份了。”哥哥不要,他口气很坚决地说:兄弟,你也不容易,在那么大的城市贷了款买了房,你的心情我理解。你去转吧,我和你嫂子慢慢编。

嫂子也在旁边附和着说:“你省省吧,买了房,要还贷款。我们紧紧没事的,钱你留着,你在城里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我把钱放在哥哥口袋里就走了。

二

在我回家之前,哥哥还在内蒙古的一个处于沙漠地带的旗跟着一个开采石油的施工队干苦力活。他在那里干了近三个月。

他每个月给我打一次电话。有一天晚上,我和朋友在一家酒店吃饭,哥哥打来电话,他问:兄弟,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和朋友们吃饭。你那里的伙

食怎么样？哥哥说：“很一般，这里气候恶劣，风沙很大，喝的水、吃的饭里经常有沙子。有时候迁移工地，连水都没得喝。我们住在帐篷里，睡地铺，早上起来，脸上、被子里全是沙子。饭菜里偶尔有点儿肉，也是星星点点的沫子。蔬菜根本谈不上新鲜，更别说像你们天天吃的大鱼大肉。兄弟，你少喝点儿酒，多写点儿文章，别学歪了。”我连连点头答应，并提醒他干活时注意安全。

当夜，回到家中，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我无法想象哥哥所处的环境、所受的苦。有些事情，自己不经历，是无法体会其中的痛苦和无奈。我知道，当我在酒桌上推杯换盏的时候，哥哥正吃着没有油水的饭菜，当我盘算自己每个月几千元的收入时，哥哥还在节省一碗五块钱的饭钱。他跟我说过，和他一起干活的小伙子们每个月都会乘车到县城凑份子下馆子，哥哥没有去过。他说，他只在一家小镇的拉面馆子里吃过一碗五块钱的牛肉面。对他而言这已经很奢侈了。

第二次哥哥打来电话的时候，我还是在饭店（这让我很惭愧，哥哥打电话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在饭店）。我问他工程进展如何，他说，这几天机器出了故障，没活干。天天闲躺在工地上。工友们没事干，每天就靠着说粗野的段子和男女之事打发无聊的时间。他问我最近发表的文章多不多，稿费收入如何。我说：还行。我接电话的时候，听到电话那头的人在喊哥哥：“马老头，快点打，我们要走了，不来不等你了。”哥哥说：“快了，快了，我和我兄弟再说两分钟就走。”

他们的说话声被我听到了。我感到很纳闷：他的工友们怎么叫年纪只有三十六岁的哥马老头？我问哥哥他们是不是叫错了人？哥哥叹了口气说：“哎，这些小年轻。没大没小的，看我个子不高，人长得黑瘦，整天胡子拉碴的，就叫我马老头。”

三十六岁，老头，一边是青春，一边是暮年，期间的距离蕴含着多少人生的沉重和纷繁啊！他们的叫法意味着壮年的哥哥已在别人眼里形同老头，很显然，在他们眼里我的哥哥因为受苦受累过早地逾越了青春的河流，向衰弱的老年靠岸了。这让我心里很悲凉。



第三次接到哥哥的电话是在一个中午，我正在午休，哥哥说：“家里的蒜要开始挖了，你嫂子一个人顾不过来。我不想在这里干了，想回家去挖蒜、收麦。我们的工地又要迁移了，老板去外地还没有回来，无法预付工钱。你能不能先给我汇点回家的路费？”

我说：“没问题，你要多少？”哥哥说：“一百五十块就行了。”

“一百五十块？”我感到很不解。内蒙离青海有二千多公里的路程，一百五十块是远远不够的。我说：“一百五十块太少了，我给你四百块，你坐卧铺。你别空着手回家，回家的时候给侄子买些零食和水果带回去。你出门挣钱，两手空空回家不好，不要让小孩子失望。”

“我坐硬座，先从这个镇坐车到县城，再从县城坐车到宁夏，最后坐从宁夏到西宁的火车，这样距离短，也省钱。你买了房，贷了很多款。这样吧，你给我一百五十块，你再给你在深圳的三姐打个电话，让她给我汇一百五十块，路费就足够了。”

“为一百五十块给三姐打电话没有必要。你身上还有多少钱？你明天到县城的邮局花十块钱开个案，我直接把钱打过去，两分钟你就能收到。”

“那就这样吧，我身上还有二十几块钱，我明天一早收拾好行李就到县城去开户，开了户就给你打电话。”

第二天早上，九点一上班，哥哥就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账号。我在半小时之内把钱打过去了。收到钱后，哥哥立即打来电话，他说：“谢谢你啊兄弟，我总是给你添麻烦。”他的客气和小心，让我总觉得有一道无形的障碍，隔在我们兄弟之间，让我难过、辛酸。

那天上午，通完电话，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重。心里一遍遍想象着，背着肮脏行李的哥哥是以怎样复杂的心情，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出邮局，把钱藏在贴身的地方，挤上汽车，颠簸到宁夏，再走向人潮汹涌的火车站。他在车上，满面灰尘，衣服破旧，眼神默然，心情沉重，会有人友好地给他让座吗？他能经得住自以为尊贵的那些城里人鄙夷的眼神吗？他会不安地低下木讷的头，不停地捻搓纽扣。他更无心欣赏所经过的繁华城市林立的高楼、时尚的男女、